

时走笔

花儿静悄悄地开

□ 李焯有

窗台上的君子兰,叶面肥厚、宽大、墨绿,君子般有规则的左右排列。这株君子兰陪伴我已经二十余个年头了。很准时,春节来临,花开似火,又如贺喜的绽开的无声鞭炮,给节日增添祥和气氛。连从她身上发出的芽经过换盆、培土,这两年也在春节送上了花香。但是,今年春节,母女两代,都沉默了,连个花蕾也没有露头。无奈,客厅里换了盛开的牡丹,把她移至阳台上。

没成想,这个春节,我们遇到了凶险的疫情。闭门不出,拒绝走动。

阳台上,阳光下。一杯茶,一本书,脚下卧着没有花色的君子兰。虽说在学校呆惯了,有了“坐折板椅”的耐心,但家中的事还是让心里钻进了爬虫。

岳父93岁,失去自理能力,安排在养老院里已经3年。我们做晚辈都很孝顺,尤其是妻子、妻哥,两人轮流,每天到养老院看看老人,帮助工作人员做些护理工作。现在无法前往,妻子丢了魂一般,坐卧不安。这不,和护理人员通上了视频,老爷子看到家人,泪水不由自主地从眼眶里溢

出,我们的眼泪也滴满了手机屏幕……

我的老母亲,86岁。过年住在我弟家,25层的高楼。我每次打电话,头一句话总是“你啥时候来接我”?接下来就是流着眼泪说不成话,我的心里也像下雨一般。老人不是因为别的,主要是想出门透透风。

茶叶在壶里翻滚,犹如心中的块垒,才下眉头,又上心头。我抬头看看窗外的街道,不见往日的车马喧嚣,偶尔一辆环卫车不急不慢地爬行在宽阔的大路上,略显城市还有呼吸。家庭是社会的缩影,翻看手机上的新闻,我家这点烦恼算得了什么呀!

据大数据统计,为渡过难关,22.79%的企业计划裁员降薪,15.75%的企业选择停产歇业。也就是说近4成企业的员工面临失业停薪风险。除此以外,抵御风险能力较低的3000万中小企业、7000万个体工商户将被疫情波及。朋友圈里,诸多朋友感慨:每天坐吃山空的日子,何时是个头呀;我的房贷拿什么还呀;我的红薯怎么才能运出去呀……

俗话说,过日子比飘树叶还飘。生活的“树叶”压得老百姓少了快乐,每天的心揪得紧紧的……

阳台上,阳光下。一杯茶,一本书;脚下绿叶肥厚的君子兰。一个多月来,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疫情统计表。新发现病人,一两千,二三百,一百左右,几十人;治愈病人,三四百,一千多,三千多。全国确诊患者最多时遍布337个城市,现在除武汉外,全国城乡已经零病例,洛阳病人全部出院。复工的喜讯不断……朋友圈里、微信群里各种网上会议、培训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大家都找到了适应在家办公的心态,或者在为开业充电,或者在为重新开业蓄势……紧紧揪着的心,也开始慢慢舒展。

不经意间,我把目光放到了脚下的君子兰上。忽然间,看到君子兰花蕾已经露头。嫩嫩地,没有见到阳光的嫩黄,尖上透着微红,悄悄地藏在两片叶子的根部。看到花蕾,我的心忽然开朗了许多。具有君子品格的君子兰花蕾已经初绽,相信,人们的心花怒放也为时不远了。

(作者系洛阳理工学院教授,李村第几园人)

闲情偶寄

车过李村

□ 青雪

车过李村,是因为要回故乡。

车过李村,其实也就是掠境而过,并非从李村街上走过。在洛偃快速通道上南望,那黑压压的村镇,那拔地而起的伊滨新区,那规矩方正的道路,遂想起曾数次去李村采风。

“李村,洛城东南之巨镇也,仰接玉泉,俯凭伊洛,左襟关塞,右瞩嵩岳,地之灵异,莫有过于此者。”李村古镇原为豫西物资集散地,车马萧萧驼铃声声,其规模可与关林比肩,因了洛阳通往嵩岳的古驿道,古镇历经千年而不衰。如今李村古镇虽繁华渐消,街巷陌上散落的遗址却使它依然具有大家气度。

李村有“东堂”,位于镇中部,是个很奇怪的地方。东堂做过学校,现今却香雾缭绕,似庙非庙,似堂非堂,有琉璃瓦殿顶,有龙首屋脊和翘檐,棚顶也有显示阴阳八卦的图形……大门的两侧还有药王殿和财神殿。

何以东堂?东堂何为? 闲暇秋雨夜,一卷古书平黑石。信手翻阅《元河南府志》,里面对“东堂”二字曰:“……东西堂亦魏制于周小寝也。”《资治通鉴》说得更为明白:“健康太极殿有东、西堂,东堂以见群臣,西堂为即安之地。”也就是说,东堂为皇帝与属下幕僚见面和议论决策国事、赐宴大臣的地方,即政治场所;西堂则为皇帝歇息的生活场所。

望窗外寂寥,似乎想穿越李村。可以想见在东堂内村中头面人物衣冠楚楚论资排座,商讨大事或者举办宴会;也可以想见在殿堂外村人欢聚载歌载舞,锣鼓齐鸣庆祝丰收。东堂,承载了太多的荣耀和热闹,也负载太多的沉重与彷徨,成为村中政治的漩涡。而今东堂看似庙宇般的设置,大概是后来的异化吧,以附和村人为子孙祈祷、祈求平安等心愿。

但凡古镇,大多以传统文化为依托。而偶然看到的遗存匾额“添修五凤”,也就不难理解其文化含义了。这匾额是一处老宅的门楼上,离东堂不远。老宅很是高古寂寞,残门犹在,院墙业已颓败,雕花青砖门楼的门楣上还可依稀看到“添修五凤”的砖雕大字。五凤?五女么?其实是一座名“五凤”的楼。五凤楼是位于洛阳外皇城南门“端门”里面的一幢“高大上”的城门楼,南望定鼎门,北与太极殿相对,西边则是应天门。想必这家主人也是青衣葛巾的文化人,耕读传家,私家宅邸虽然没有皇家的五凤楼那样“高大”,至少品味上追求一个“上”总是可以的吧!

李村,无论是“东堂”还是“咸宁寨”,抑或是门匾“添修五凤”,都将一个古镇深厚的文化以点带面地囊括出来,传统文化的传承便在其中了。李村倏忽而过,那些废弃或者即将废弃的百年民居,那些泛绿的道砖,那些缠绕的衰草,那些坚硬的柱基石雕和彩色的门楣、木窗,无不使人流连。小街寂静,几个老人临街端坐,他们安详地说东道西……

车过李村,无垠的思绪就这样如雾霭般一层一层地涌起。

心香一瓣

走进魏中

□ 许全义

我是怀着有一丝担忧走进魏书生中学的大门的。我站在广场,感受着它的磁场。南面的笃实楼,西面的教学楼整齐排列,在法国桐的掩映下,庄重而不呆板。脚下的广场阔大,仰头可看到鲜红的国旗在蓝天里飘动。广场和北面的操场相连,显得极为开阔,让人胸怀豁达。

忽然就有些激动,退休前的岁月,也许就要在这里度过了,那教学楼分明就是整齐的诗人,是律诗,是绝句。而我们,就是它的句读了吧。从此,我和魏中的师生,将被它吸纳于教室,放学了,再被吐出于路上或者操场。那么多鲜活的生命,将要由我和同事们去培育,去塑造。顿时感觉肩头沉了一下。

初入魏中,一切都需要适应。比之往年加重的课业,送餐,餐后的蹲班,就餐时的值班,四签到,办公时的检查,各种活动,各种培训……抱怨是难免的,但是,我发现,魏中的老师,即使在抱怨,却都在拼命的工作。这大概就是原来一、二中精神的传承吧。

很快就适应了。人能适应闲适,也能适应艰辛。四个早读,每天都要在五点多出门,天还暗着,月亮还没有落,没有拆迁的村子在黑暗中还透着质朴,心中就有了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”的宁静。穿过路灯下的雾霾,十来分钟的路程,远看魏中的教室亮起的灯光,有种梦幻的感觉。上早读,听课读书,下课送餐。这个时候,太阳总是被从西边小区的高楼间挤上天空。空气中有了红雾,四周整洁,学校的广播里音乐悠扬,和孩子们一起步履轻快,心也轻快,感觉不是在送餐,而是这群可爱的孩子在陪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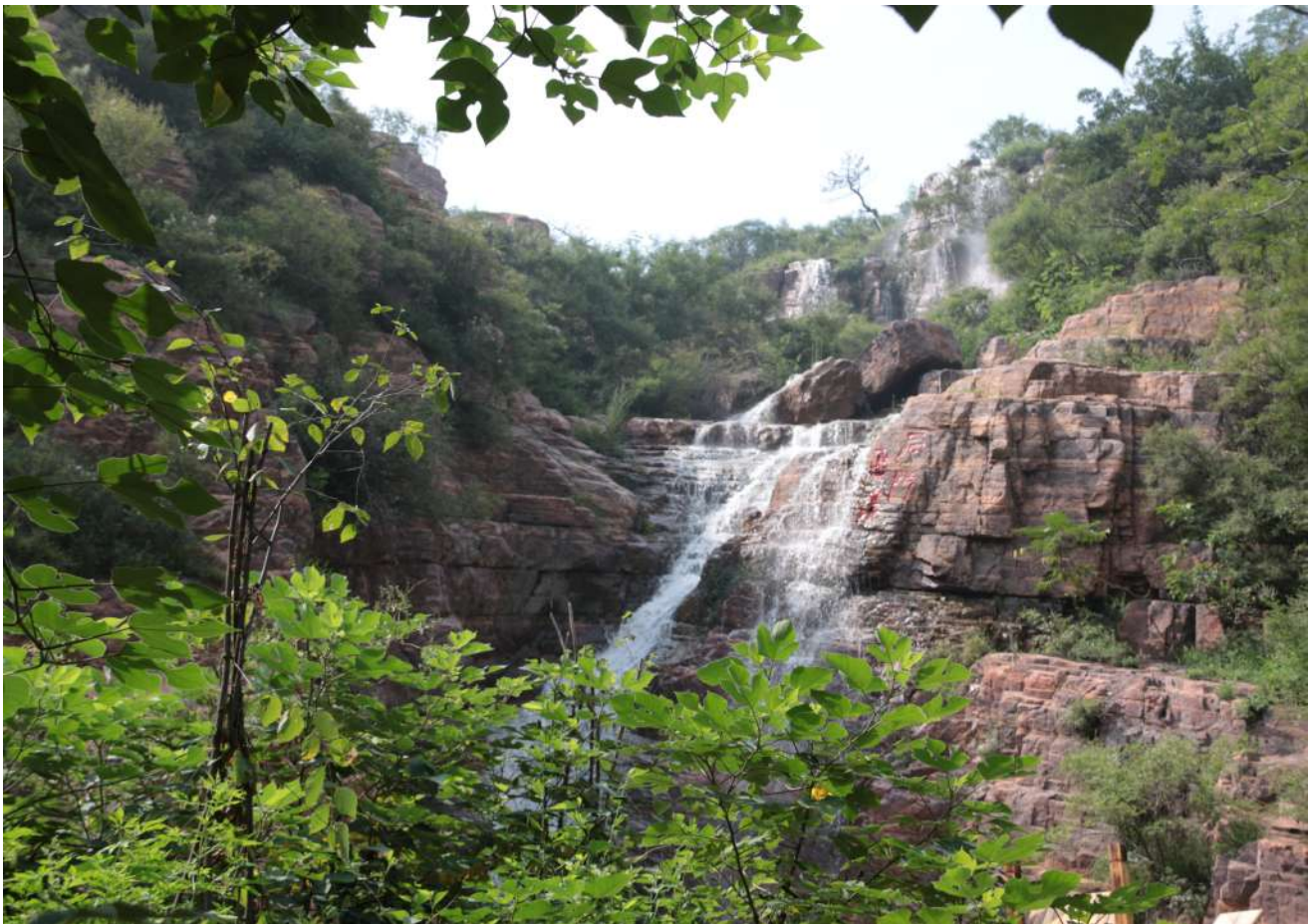
上课的时间,基本是不下楼的。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努力,她们俯案工作的背影总是给我压力,也让我沉下心来备课。累了,会走出办公室的门。向东二十步,是教室,向西二十步,是卫生间。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门前,看东边小区整齐的高楼。南边是高铁,总有列车呼啸而过,高铁南,又是方块的高楼,没有雾霾的时日,隐约可见南山。看永远不变风景,似乎在温习一本书,安静、悠闲。

当心中没有了悸动,不喜不悲的时候,常常是最真实的红尘生活,是一颗平常心,是居家的感觉。我也喜欢安静地站在中路的法国桐下,用心地去体悟魏中,看孩子们排着队有序地从眼前走过,不时有学生小声地呼一声“老师好”,如春风拂面的温暖。喜欢课间操的时候,在音乐声和口号声中,看狭小的空间里各班都有序的运动。我愿意以一颗少年之心,被重新锻造,因为我,我已经成了魏中的一部分。

九月的一天,魏中的丹桂开花了,特别的香。我们学校还有丹桂啊?丹桂飘香,给了人对秋天以无边的美的遐想,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啊!魏中总是给人以惊喜,节日祝贺老师的花儿,优胜老师的奖品,随处可见的校园文化……都有一种典雅的匠心。

春节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,教室的灯熄了,朦朦胧胧的夜色里,一切都变得安静,小区的高楼黝黑,如高山一般矗立,有弯月在天空,是山高月小的意境。忍不住又凝望魏中,记起了看到的一句话,你凝望什么,你就会成为什么。是的,我是一棵草,被移栽到了魏中,那就守好脚下的一方土地吧,尽管微小,依然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一抹绿色。

(作者系魏书生中学教师)



万安山七彩大峡谷

程学斌 摄

若有所思

我的战“疫”诗篇

□ 陈俊峰

从病毒爆发到武汉封城,从八方支援到日增超万,而后到拐点。武汉牵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,我从恐慌不安到气定神闲,在线上慢慢慢成了习惯。

习近平主席曾指出,教育工作者“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”。疫情是挑战,也是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契机,于是,我在网上授课前开辟《抗疫在线》,每天利用几分钟时间,播报抗疫动态,以诗歌的形式给学生鼓励打气。

起初,主要普及防控知识,直到2月13日,那是个深刻的日子,全国新增病例超过1.5万,学生也有些蔫了。我通报完疫情深情而坚定地念道:“时穷节乃现,院士钟南山。全民战疫情,信心坚如磐。武汉加油,中国加油!”学生群情激动,我也豪情满腔。

3月20日,我看了《英雄凯旋》视频,感慨万千。我分享给

学生观看,而后朗诵:
“《致英雄凯旋》——昔日封狼居胥,而今神州大地,狼烟四起。我千军万马,壮怀激烈,逆行、奔袭。一声召唤,雷霆呼应。霹雳手段,八方战武汉。着我战时袍,顶盔掣甲、出发,割舍亲人的牵挂,疫情去,待我还家,有泪强咽下。命悬一线,鏖战于生死之间,共产党人掌舵,英雄儿女当关。口罩印痕深,直到星星困倦。雷神山、火神山、方舱医院,救护车疾驰,刺耳的呼

流年碎影

童年的代销商店

□ 刘富强

我出生的村庄新民不算很大,村民买东西除了婚丧大事事情要赶集或进城置办,平常的油盐酱醋,烟酒日货都在村里的代销点解决。村东西各有一个代销点,都占据有利位置,商店整天围满了人,年轻人围在这里甩扑克,吹牛皮,夜晚或者雨后在家歇闷的人都聚拢到代销点,抱着孩子买个糖,磕着瓜子唠吹牛,老板很喜欢这样的环境,人气旺商店里的汽水香烟卖的快。

说来很有趣,俩代销点都很有特点。村西头治安家的代销点是在两个生产队的结合部,挨着大路沿街的房子,本村或外村进城的人都要经过这里,自然生意好。老板有营销意识,早早找小学老师的老师在商店迎门墙垛上,写上“代销商店”四个大红耀眼的美术字,算是商店大名,很吸引人。

他在大队当过会计,头脑精明,还下大本钱买了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,那是很吸引村里年轻人和孩子们的大物件了,每天晚上电视机放在一个汽油桶上,他的商店门口总是热闹的场所:电视上放着《陈真》或《红日》之类战斗片,激烈的战斗场面

吸引得人都伸长脖子观看,连中间插播的洗衣机广告也不放过。他商店的汽水、芒果烟和瓜子卖的最好。

村东头也有个代销点经营的好,大队部在村东头,村支书家挨着商店,因此聚拢的年轻人多,他们吸着邙山香烟,吹着牛皮,就着商店的水泥台子,一盏小灯泡照明,间或还用扑克,满嘴都是社会上的事;啥时候市里公安来伊河滩抓赌博放枪了,啥时候镇电影院放《高粱》看着多美啊,大阅兵的阵容看着真威武啊!……总之都喷的吐沫乱飞,这里就像是个人“联合国”,小道消息满天飞。农村文化生活贫乏,群众就是通过这个代销点知道了社会上的事和上级政策,大家毫无遮挡地大胆发表着自己的观点,很有意思。

进入新的世纪,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:楼房林立,绿草如茵,大道宽阔,厂房现代,各种电子产品终端都可以看到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社会百态,商品交易通过淘宝、微信支付进行,它颠覆了人们以前的交易方式。小村庄的代销点是农村的商业雏形,它伴随着我的童年,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人生感悟

万年之约

□ 汪天豹

万物有灵,其根源是因为自然有灵,自然灵性创造了万物灵性,万物灵性都不过是自然灵性中个体的某种体现而已。

在万安山的七彩大峡谷里,我们可以看到自然更多的内心世界。

岩层凸的地方凹了下去,凹的地方凸了上来,相互挤压、扭曲、断裂,峡谷内悬崖峭壁随处可见,似乎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,吊人心弦;有的纵横堆砌,十分散漫;很多巨大的石块在不经意间突然扒开土层和植被,给人异常的视觉冲击;总有那么一些石头突兀而来,令人费解。它们的组合气象万千,神态迥异,恢宏而又精致,严肃而又不失亲切。一层岩层一种颜色,很多石层、石块的色彩是混合的,很难确切地描述出来,可能由此名曰“七彩峡谷”吧。以红色为主,红色也深浅不一,淡红深红、桃红紫红、胭脂血红。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时间,自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逼仄困顿,但完全能判断出这是自然经历了一次,或者多次的绝处逢生,它大悲大喜,激烈的情绪宣泄得如此天塌地陷、沧海桑田。

山水是黄金搭档,没有水的山不知道要失去多少自信。时值初夏,季节有足够的能把水打扮得更为丰满,更加有底气,辗转反侧的峡谷根本甩不掉它,相反却把峡谷远远地抛到了身后。水是技艺高超的演奏者,乐器只是简单蠢笨的石头,飞瀑高亢,溪流潺潺,深谷极其超重,似乎是酣睡的呼吸。石缝里渗出来的水滴也总是发出质感神奇的声音,在内心深处引起共鸣。一块石头一个音符,一个高度一个音节,一个力量一种音律,听到的声音都是数块石头,数个高度,数种力量发出的共同的声音,一条峡谷也便是数支妙不可言的曲子。水也是雕刻大师,它以最柔弱的力量刻凿着石头,看不出任何的刀锋,却打再出了最为细腻光洁的艺术品,它的杰作遍布整个峡谷。石头再鲜艳的色泽都是萎靡的,色彩再暗淡的石头经过水的浸润就熠熠生辉,七彩峡谷里的石头色泽天然鲜活,富有生命力。

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历程,此时的峡谷已经变得释然自信,它从不在乎有人来或不来,欣赏或不欣赏,粗枝大叶或细致入微,只是掩藏在万安山毫不起眼的褶皱里,和日月风雨对话,看云卷云舒,任春夏秋冬来来去去,同花儿草根一起睡去或醒来;感染得时光都不由得停住了脚步,静静伫立。但不要误会,它一直在敞开心扉等待着人们的到来,等待了多少万年或者亿年,每个人的到来,都是有缘之约、万年之约。

我们一往彼此相识、不相识的交友聚在一起,一同来到了七彩大峡谷。下山途中,我们坐在了一个休息点,休息点的位置恰到好处——高度适中,可以仰视或俯瞰,最大可能地囊括视野,对面正对着料峭的石峰,瀑布飞溅,声音传来继而远去。我们安静地坐在藤椅上,享受了峡谷里最为姿色的风景、最为内涵的意蕴。并不是很累,我们却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最长,谁都不愿先说离去。山水本真的角色是一个深邃的巫师,能把所有人都潜移默化了,所有人都融入了风景,成为了风景中的一部分,我猛然意识到,来之前的我已经被删除、清空得干干净净。

每个人的性情都是有差异的,各怀心事,而此时的他们我想和我的状态是一样的,再也不辨彼此。

七律二首

□ 胥球

咏水泉刺槐

大谷关山随处栽,乡亲众口唤洋槐。
琼花簇簇流香气,光影斑斑荫石台。
多引风中蝴蝶舞,常招月下蜜蜂来。
欣同父老迎年熟,除却清欢何有哉?

咏高福堂

名重东都一代宗,赋诗挥翰各英雄。
疏朗韵法黄山谷,道劲书承颜鲁公。
南亩田中耘稼穡,万安峰下课儿童。
布衣卿相真如是,大雅泱泱国士风。

注:1.高福堂,名祐。清末举人,今伊滨区庞村人。著名书法家、诗人。
2.书法风格出黄山谷(黄庭坚)、颜鲁公(真卿)而自成一派。
3.晚年在家乡设馆教书。